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并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

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依舊制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後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有捍寇之功。富議特許。世

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  
守無虞然後許之然李成孔彥丹桑仲輩起於群盜  
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總率統  
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多不能守其地明堂覃恩宗  
尹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秦檜  
自虜歸獨宗尹力薦其忠宗尹始建此議檜力贊之  
至是上意堅反以此擠之上亦惡宗尹與辛企宗兄  
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  
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宋朱勝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卽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創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待之則外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宣明正始之道思其

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上嘉之二年除尚書左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父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

常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使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斬淵及內侍康履作亂劫帝禪位勝非委曲區處上旣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歿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二年，呂頤浩力引其入薦，都督江淮諸軍事，拜右僕射平章事，勝非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兵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人，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鹽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



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盧壽直  
擣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既  
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  
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  
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  
二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  
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勝非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  
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司使與秦檜有隙檜得政  
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女婿也始邦  
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

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  
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  
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  
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邪蓋因事出鼎而輕其  
權人以此少之

宋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中進士第河北都轉運使伐  
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  
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  
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聞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金人入燕。郭藥師切願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願浩入見。除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願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願遇黨釋甲。隨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願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勝渡江。事愈急矣。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高宗不可。願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詎發此。

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駕幸錢塘。再遣  
淮兩浙置制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知江寧府。  
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願浩至江寧。奉明  
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自望。拯  
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卽  
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  
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浚  
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願浩乃檄揚  
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

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願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浚以大計，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願浩單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

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願  
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  
兵遁，願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  
額。朱勝非罷相，以願浩同平章事，兼御營使，車駕幸  
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願浩曰：「金人  
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  
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  
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  
克敗績，上謂輔臣曰：「克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瓌擁  
兵南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

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既登海舟之後虜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上遽回鑾呂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日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朔已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顛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

學士鼎辭且攻願浩章十數上願浩求去除體泉觀使詔以願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願浩真中軍高宗以願浩故赦而招之尋知池州願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關師古兵自穎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願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願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願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



璣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旣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願浩嘗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未爲晚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願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千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願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願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

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左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願浩：秦檜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願浩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願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

其眾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  
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秦檜  
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  
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史兼侍讀安國持錄黃  
不下願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  
失職求去罷之僧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  
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  
止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  
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  
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

虜分三路入江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  
軍政揀汰其冗脩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餘裝甲  
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  
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  
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  
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  
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  
下正兵不過十萬况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  
願睿斷早定命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今世  
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

隻令范溫間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  
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用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  
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  
入我出彼入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  
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  
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  
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  
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  
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又言自金人南牧莫敢  
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

又金人以中原符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  
睿斷早定。決策北向。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  
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  
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  
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  
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  
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爲何。願  
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  
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  
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

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提舉洞霄宮  
五年詔同宰執以戰守方畧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  
南安撫置制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願浩  
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知臨安府行營留守  
八年上駐蹕臨安除知建康府行營留守願浩引疾  
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  
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  
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  
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謚忠穆願浩有膽畧善  
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

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 宋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容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



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官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乂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寃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爲

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

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師不果曲奪建康守府。歷鼎言

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鞠

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

罪。諸將肅然。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

經營關中。當自蜀始。從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

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

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

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

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願浩惡其異已。改  
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  
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  
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願浩過失。  
凡千言。上罷願浩。趙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  
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  
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  
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授人  
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卽

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除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和。又食盡棄城走。襄陽竟陷。召拜叅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

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  
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  
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  
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  
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  
千半皆老弱所賫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  
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  
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  
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應呼

聖

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

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  
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  
帝爲止不行，未幾發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  
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  
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事。浚往江上視師，時敵  
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知金人無能  
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  
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用命，皆朕用卿之  
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問鼎曰：金人

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矣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傳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遣子麟倪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公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



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倪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視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

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亦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

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  
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  
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常乞  
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  
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  
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領  
南鼎留不下。詰且約同列。揀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  
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黨因一  
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  
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

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毫、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曲部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北數百里備禦虛空，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

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敬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群議遂息。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矜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旣而子諲奏他事。反覆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終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頗解。批

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二人俱罷。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誣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先是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自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

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善資之用，可謂得人矣。

及是御筆防禦使璩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  
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槍曰鼎前負朕  
昧之謫今不奏須公開陳槍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  
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  
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資  
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  
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  
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  
惑也上曰姑徐之槍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關和議



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璫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叅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

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邪。上曰。朕求之也。鼎曰。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吳郡。鴻嘗薦胡寅。魏在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

下能用之乎。如賢長惡。如趙需胡氏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轉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踈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蔡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

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朝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附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

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同知周望在乎江鼎以弼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旣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韃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

益昂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那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昂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襄陽京西安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闖大欽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旣而鄂帥劉洪道果拒

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  
橫猶未入而鼎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鼎復以銀犒  
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鼎自  
入叅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  
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鼎曰公  
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  
向前之議足矣蓋鼎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  
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  
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俊爲助者  
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

鼎之策遠矣。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討當先定。事至卽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襲。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卽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



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禹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禹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初劉豫入寇。禹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樗謂禹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禹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樗曰。金若直全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禹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樗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

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爲然。於是張浚復用鼎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審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樛改官。除正字。詔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爲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謂

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樗邪。乃敢託于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于是有伊川三鬼之目。以鼎爲尊鬼。居正爲強鬼。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鬼。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詔叅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叅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體歸一。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也。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

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人臣不與聞者。又曰。范溫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鼎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在會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上曰。然。弗旣對乞江淮。

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益亦無暇日矣。弗所論甚當。宜舉行之。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浸不可長。令與宮觀日下出門，於是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

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覲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馮康國乞補外。再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

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鼎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詔修徽宗實錄以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矣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墜于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臯。

縣時有旨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士  
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  
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  
之別地。此群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  
泣下。鼎又曰宗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  
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  
下深察之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  
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藉朕亦  
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  
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



此上又曰：「賊吏一身取錢爾，繆吏爲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于賊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貪賍。』上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論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者。』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鼎等曰：「謹奉聖訓。」中丞詹大方論鼎移吉陽軍時，鼎子汾乞侍行，鼎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歿瘴地，手札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去，不可却，旣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

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飲必瘴鄉邪我不若先  
必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遂縱飲而飲吾不令汝  
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汾護喪歸葬十衢州  
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  
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  
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  
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審以告  
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  
得鼎之家賴以紓禍總領一司乃鼎所置當時之意  
甚重蓋緣韓世忠岳飛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

啟其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名却專切報  
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張浚

中興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主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知興元府。

未行、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願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傳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浚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

治戰具會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  
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  
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  
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  
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  
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  
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輻以計  
策往說傳等會大軍且至傳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輻  
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  
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畏

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遁、浚與願浩  
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  
兩宮、隔紀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  
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  
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  
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  
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  
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  
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  
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

美人



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

江川陝而  
乃佐東南  
之急

春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願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董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賍。以搜攬豪傑爲尤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欲仗其

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自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

年乃可。浚積前疑，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秋七月，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八月，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疋，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閭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

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斥其人用其謀。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師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自邠州還保興州。又奔闡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

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爾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軍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命

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斷敵來路  
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  
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於是五路悉陷浚上書待罪  
帝手詔慰免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  
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璘復邀擊大  
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髡其鬚遁歸始黏罕病篤  
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撓吾鋒者獨張樞  
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  
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也黏罕死竟入攻  
果敗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

此說所為  
隘而盡至  
此哉

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  
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  
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案堵且以形  
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  
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  
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  
超用端已而罷其兵柄浚旣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  
還稍復其官徙朗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  
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  
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



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  
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  
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  
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燬之以火。端乾渴，  
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  
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會  
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  
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  
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  
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

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  
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  
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  
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入見高宗手詔辯浚前誣除  
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  
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  
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  
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  
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  
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

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  
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  
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  
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  
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  
背戾矣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  
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囚盛夏乘其  
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  
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  
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

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趨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卽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

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爲然，因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人寇麟，率中路。

兵由壽春以犯合肥，倪率東路兵由荆山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還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

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孔彥舟亦解兵而去、北方大恐、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及豫敗、金人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仍令浚具上都督

府隨行官吏軍兵權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群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



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爲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且瓊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之。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卽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瓊輩懼，不

敢喘及德視事教塲諸將執搨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衡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鄺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也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

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恚怒。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祉方坐聽事。聞有大聲如霹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祉拍案嘆曰。龐涓死此樹下。諸將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被殺。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

聖有地言

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下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劉錡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章詆浚，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

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鄙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管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木止如是而已。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未幾知福州。金敗盟，復取河南，浚

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  
搆血東之計卅一年免奉朝請十六年慧星出西方  
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瘖問故浚以實對  
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  
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  
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  
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  
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提舉  
江州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  
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事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

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柄嘗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于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柄死乃免二十五年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塋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募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

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  
侯高、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高宗謂  
思退云：張浚用兵，不獨孤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  
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爲生事。臺  
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  
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判潭州，時  
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  
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  
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焰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  
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



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之皆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

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胎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克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

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孖斌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搖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後

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  
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  
索海泗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  
以大兵屯盱眙豪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  
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浚旣  
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胡銓王十朋  
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  
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  
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  
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

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郡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

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凌皆不聽。叅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

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  
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  
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還朝浩謂浚曰帝  
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  
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  
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  
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  
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  
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  
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

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既而督  
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  
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還上爲給  
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  
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  
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  
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  
况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  
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  
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



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  
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  
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  
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  
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  
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  
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  
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  
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  
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

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  
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  
師矣、高宗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  
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于省中  
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  
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  
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  
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可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  
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  
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

盱眙、浚自渡江視師，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張浚渡江，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

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入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纒棗羊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旣而復出戰，悉棄錢滿室，由是軍情憤，人無鬪志。』」浚

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統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破之。志寧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案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

級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浚上疏待罪，帝以符離師潰。

議請和，乃以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旣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耻。當懷句踐之圖，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克宣撫治楊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鈞州安置，而邵守淵仍前建康都統。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爲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宿師之遠，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

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  
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  
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山以  
拒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  
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  
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  
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  
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  
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



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胡昉等至宿金人械擊迫

脇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

亦奇

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湯思退

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詅俄

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

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

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

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堰

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

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

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  
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  
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令尹穡  
劾浚跋扈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  
論督府叅議官馮方罷之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  
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  
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又論浚費國不貲浚  
亦請解都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入上章乞致仕  
除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不和之議浚旣去猶上  
疏論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

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示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殂，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

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援吳玠、吳玠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率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

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所以不及亮也

說海云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爾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浚乃取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乳媪掩之云

羅大經曰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下惟祖宗旣共冒於基運有民人有社稷

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齊筆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浚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及辟查籛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益此二人厚重詳審。故爾。周必大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浚。不可輕舉。後浚知之。極憾必大。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

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枳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  
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  
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  
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  
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鄧瓊之  
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  
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  
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言無虛日隆興初年  
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  
之公論安在哉

二股  
張知  
所短者舟

三十一年李寶爲浙西路副總管駐劄平江兼提督  
海船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  
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牟他日未易量先  
是寶言連江接海使於發兵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  
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卽遣其子公佐與邊  
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  
方略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  
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  
用兵之道自戩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  
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今虜未離巢



大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  
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  
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  
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  
以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陞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  
刀戈甲之屬寶自行在還江陰卽謀進發軍士洵洵  
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  
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  
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蘓州大洋行三日風  
果甚怒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

李寶耶此心如鐵寶與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  
島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  
戰舟數百使蘓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  
門出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尾來江上迎  
報虜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白山相距三十餘里而  
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  
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  
戰胸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  
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而睡  
畧不能動雖衆何爲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

禱於石自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楫師歡忭，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尚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施，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傾過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驚呼分掣碇，舉帆，爾百數里而帆皆以油綾爲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戚掙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

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器糧斛以萬計。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魏勝遣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大師合二千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勝餉道、十一月至石聞堰、勝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勝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勝令勿追、止守擒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勝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患虜大至、皆欲入城。

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思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勝與蔚分布諸兵土城守臥旗什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大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固守計時出騎環城亦伺其不備掩擊或衝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

尤急勝隨宜爲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勝募士  
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張子益來十五  
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元師騎軍至勝出城外與議  
戰又出軍城北砂巷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宋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  
文紹興三十三年登進士第權知黎州渠州累遷禮  
部郎中金主亮修沐巴有南侵意王倫還言敵恭順  
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  
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

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禦備。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克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落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克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奸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悻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

張浚守  
寧原以圖  
守原練兵  
驟而不審  
加武昌  
是也

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閎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閎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閎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閎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金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



旌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  
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  
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  
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叅謀軍事權又自  
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  
悉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  
顯忠代權錡權皆在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  
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  
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  
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

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詐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

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浮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

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  
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  
也乃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  
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  
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  
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犯瓜洲京口無備我當  
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  
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  
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微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  
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小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

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  
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  
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  
爲戰艦且備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  
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  
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爾一將跪奏  
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

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  
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  
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  
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求生矣衆曰諾亮有紫  
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  
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  
死丙申敵人去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允  
文入奏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  
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  
奏收兩淮三策不報克川陝宣諭使至蜀與大將吳

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人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叅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徙知夔

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旣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王親爲詔有曰棄鷄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入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卽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知平江府思退竟決



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  
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叅知政事  
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  
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  
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  
月召至闕吳璘卒卽拜四川宣撫使八月至漢中又  
往沔陽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  
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  
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  
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

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遯巴以制軍中人爲言允文嘗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與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鞏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

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爾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太子皇太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太子尋尹臨

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  
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  
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  
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  
遂召熹。熹不至，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  
堦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  
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論之。  
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  
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  
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

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揀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

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自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趨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

賜諡忠肅允文姿格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暇焉

八編續錄